

烂柯夜话

酒话

方云峰

我想,喝酒的人,大概都醉过吧。酒和人一样,也是有脾性的,或柔或烈,或淡或浓。常见的啤酒、黄酒、红酒、白酒,我都接触过,也都醉过。

喝酒分场合,非正式的酒局,不需要那么正襟危坐,落座点菜,但凡有个花生米上来,就可以开喝。往往是老规矩,在座的先一起端三杯,然后自由发挥。说是自由发挥,多半也还是老规矩,各自开个腔打个通关,说不上是什么酒文化,地域特色也还是有些,比如河南的三尾四,安徽淮北的“头炸雷子”,贵州的“头高山流水”,一路喝下来,有种山穷水尽复柳暗花明的感觉。这酒啊,好似脑门的钥匙,几杯下肚,“门房”一打开,话就多起来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最后说到中,倘有河南人在座,中,又走一个。所谓酒后吐真言,其实在我看来也未必,无非是没经受住酒精考验,平日里不敢讲、不想讲、不屑讲的话,借着酒劲、酒势图(吐)个痛快而已。

现在喝酒,很少划拳。我记得小时候在老家,我们的上一辈酒过三巡兴致来了,往往在桌中搁个公碗,约定好每次碗里舀几调羹酒,然后清清嗓子开始划拳,输者喝酒。如今想来,输者轮流用同一个碗喝酒,实在有些不卫生,但气氛却借此烘托得恰到好处。

喝酒亦雅亦俗,雅者如王羲之他们在清溪边曲水流觞,酒杯经停谁面前,谁便作诗饮酒,遂成《兰亭集序》;俗者如武松,大块吃肉,大口喝酒,十八碗酒下肚,遂成就打虎英雄的名号。都说花看半开、酒喝微醺,我看难,往往五六分酒下肚,仿佛打通任督二脉,豪气上来,刹不住车,“拎壶冲”什么的便再现江湖。及至东倒西歪、不分东西后,第二天再忆,必然有些片段回忆不起,如何收的杯、如何回的家一概想不起,是为断片。这种时候,四肢无力、头重脚轻、起不得床也是常事。好在一路喝下来,所遇皆是有酒德酒品之人,兴致临头,虽也会相互劝酒,但绝不会蛮劝。

不由自主地想起唐朝王驾的那首《社日》,“鹅湖山下稻梁肥,豚栅鸡栖半掩扉。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”,尤其是这句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,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大概是十多年前,在市区斗潭的一家饭店里,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相聚,带了三年的班主任也在席间,气氛格外融洽。于是你来我往,一杯杯酒带出一段段往事。餐毕,感觉自己已有八九分醉意。朦胧中,同学给我打了个出租车,大概经过车上的摇晃,村口下车时我醉意上升到十分,已经辨不清楚家的方向。第二天早上,据我母亲讲,我是扶着一把扫帚跌跌撞撞撞进的家门。事后想想,大概是当时我站立不稳,不知在谁家门口捡了把扫帚,本能地摸索着前行。人家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是有旁人扶着回的家,我可倒好,被一柄扫帚扶回了家。如今忆起,美谈算不上,顶多算一趣谈。

我有时也会想,酒到底是什么呢?我想,一个酒杯,应该就是一个江湖吧,里面流传着古今多少事。酒杯是张飞的胆,也是赵匡胤的心眼,是关羽的脸面,也是武松的拳头。一场酒下来,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也好,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也好,甚至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也好,一个酒杯,举起来,是日月星辰,放下去,才是人间百态。

凡人世界

春种一树柳

彭涛

三月来了,阳光明媚,天气晴朗,宁静了一个冬天的校园渐渐热闹起来。池塘边,那棵老柳树一改冬日枯瘦、干瘪之态。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远远望去,那树冠上绿意如烟,活力焕发。

不过,我的注意点并不在这棵老柳树上,旁边那几棵几年前我和孩子们亲手种下的柳树,它们的长势更让我关注。我走下办公楼,来到池塘边。

那年植树节前,我和孩子们决定在校园里种几棵小树。

劳动委员提议:“种柳树吧,柳树生命力强,插一根柳枝在土里就能长成大树!”

“是的,前几天我们不是学了古诗‘长安陌上无穷树,唯有垂杨管别离’吗?灞桥杨柳,都是送别之人随手种下的呀!”语文课代表说出了柳树的文化意义。

孩子们的建议很合我的心意,但

我还想让理由更充分些,便故意说道:“尽管折柳相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,但我们现在并没有谁要离开,你们能不能在古典诗词里再找一些句子,让我们对柳树的品性了解得更全面些?这样,我们种植柳树的理由也就更充分。”

我一句话,孩子们马上行动起来,他们有的低头回忆,有的翻看笔记本。

“含烟一株柳,拂地摇风久。”学习委员举手说,“老师,杜牧的这句诗很好,阳光明媚,绿柳如烟,是一道非常诗意的风景,在校园里种上柳树,可以让校园变得更加诗情画意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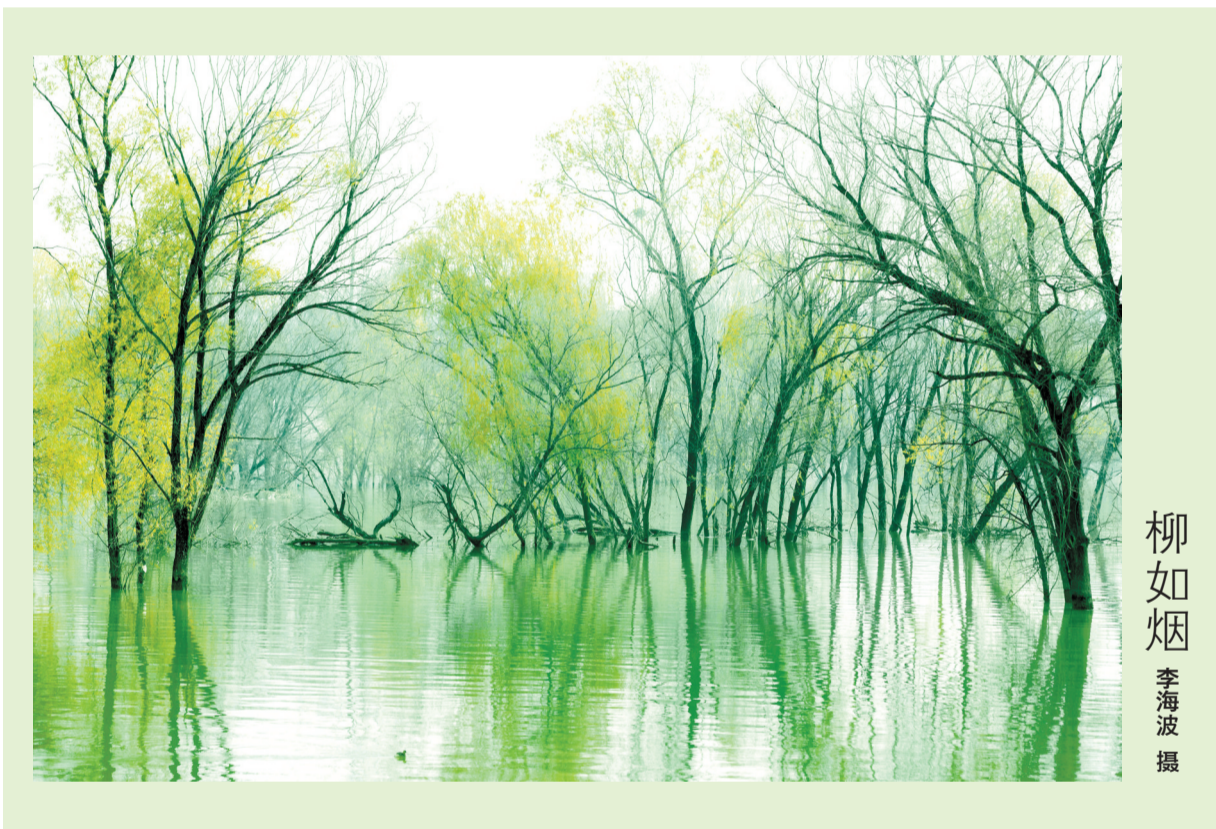
“雨搓金缕细,烟裹翠丝柔。”班长也不甘示弱,“老师,戴叔伦笔下的柳树也是别有风情的,细雨绵绵,柳条缕缕,雨中的柳树虽然没有桃李的粉红洁白,但它窈窕活泼的身姿正适合春风骀荡的风情,学习疲惫时看看柳树,可以很好地缓解我们的学习压

力!”

“一簇青烟锁玉楼,半垂阑畔半垂沟。”团支书第三个说,“罗隐的诗句写出了柳树最高贵的品质,每一根枝条都垂向大地,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忘记生养它的土地,以后,我们也都离开校园,奔向各自理想的所在,但我们也要像柳树一样,不忘母校对我们的培育。所以,在校园里种下柳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!”

诗情画意、窈窕活泼、感恩母校,没想到,孩子们竟然能赋予柳树这么丰富的品性特征,能找出这么多栽种柳树的理由。

如今,那批孩子已毕业离开校园,但他们和我当年种下的柳树在校园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这些柳树主干粗壮,柳枝婆婆,嫩嫩的绿叶在阳光里眨着眼睛,仿佛要把茁壮生长的欣喜说给人听。几只鸟儿似乎也被这美景陶醉了,婉转的鸟鸣被随风轻拂的柳枝甩下来,悦耳,怡情。

柳如烟
李海波 摄

流金岁月

花缘

吾建英

女人爱花,我也不例外。

我老家在农村,在花丛中长大。小时候的春天,小小的人、大大的人,总是花丛中的点缀。苜蓿花、油菜花、黄花草……总是整片整片奢侈地灿烂着,你方开罢我登场。苜蓿除了可以喂猪还可以肥田,油菜花结出菜籽榨出油煎麦饼香喷喷……春天的田野里随处有花,但这些花是顺带的漂亮,因为人们相中的是它的“用”而不是看。连菜地周围种的木槿,那么爽朗朗、干脆脆的花,也是为着那叶子可以捋下来洗头、白颜色的花蒸夹心肉可以治疗小孩子流鼻血而更受青睐。

当然,白色的栀子花是个例外。一株栀子花几乎是所有房子的标配,或院里,或屋后,人们用洗脸水浇它,用洗脚水浇它,吃花生,那壳就扔到它的根部。不刻意打理,它却墨绿油

青地旺着。栀子开花的季节,堂前的长条桌上,女孩的房间,这里养一碗,那里摆一个罐头瓶,家里家外,处处飘香。在自行车是稀罕之物的年代,常常看见车把手的中间插着一把桅子花,像应征入伍的青年胸前的光荣花。

邂逅那一朵花,是在一个初夏的午后,我乘村里的船到对岸那片溪滩采猪草。去西溪湿地、下渚湖湿地玩了之后,我在想,我们村的那片溪滩,若不是因造电站被淹,那应该也有不逊于其他湿地的曼妙之处呢!在一株柳树下的草丛里,我发现一株特别美的花,那是我长到那个年龄看过最美的花。猪草是无心采了,好在溪滩是沙地,我用采猪草的工具加上手挖,将这株美丽的花兴冲冲地挖回家种。没想到一向慈祥的妈妈一见我手上的花,马上变了脸色,像见了瘟

神似的,严厉地连声让我扔了那株花。我虽然不舍,但还是扔掉了。这么美的花,妈妈为什么要让我扔掉呢?!事后,妈妈说那是打碗花,小孩子玩了容易把碗打破。长大后,我才知道,它叫石蒜花,又叫彼岸花、曼陀罗和曼珠沙华。

将家安在城区后,我遇到了田野里看不见的花,玫瑰、郁金香、牡丹、康乃馨、勿忘我、睡莲、百合、雏菊、马蹄莲,不喜逛街购物的我,遇到了都会买一把,无所谓什么花,只要看到对上眼,抱在手里时开心,如此便好。

网购时代到来,微信点一点,就有鲜花送上门。办公桌上养一把,偶尔抬头,会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。

不唯“用”的时代,眼前养一束花,似乎是一双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拥抱你的手,似乎是一张笑意盈盈信赖你鼓励你的脸,让内心笃定,神采飞扬。